

〔日〕三浦绫子

著

田肖霞译

# 冰点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 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013035127

I313.45  
572  
V1

# 冰点

〔日〕三浦绫子 著  
田肖霞 译



I313.45  
572  
V1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 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

北航 C1642536

## 目 录

敌人	1
诱拐	12
琉璃子之死	22
灯影	30
夕阳	39
线香烟花	44
巧克力	54
雨后	62
转椅	70
九月的风	78
摇摆	88
沾满泥的鞋	99
湖	111
雪雾	120
扔来的石块	126
激流	131
桥	142
蓝色火焰	155
白衣裳	160
衣装	176
步调	186

台风	195
雪虫	211
去处	229
冬日	245
背影	256
大暴雪	263
深渊	271
致谢词	286
千岛落叶松	296
河	320
红花	326
雪的香气	335
台阶	350
照片	359
堤坝	362
街角	374
钢琴	381
门	392
遗书	411
眠	415

## 敌人

一丝风也没有。积雨云高挂在东面的天空，被太阳照得发亮，仿佛贴在天上似的一动不动。北美乔松林的影子短短地投在地上，分明而浓重。那影子如同活物一般，似乎在阴森森黑沉沉地呼吸。

在旭川市郊外神乐町，紧挨着这片松林，辻口医院院长那由日式房屋和洋房构成的宅邸静静地矗立着。附近几乎没有人家。

庆典的五响焰火遥遥响起。这是昭和二十一年七月二十一日，夏日庆典的午后。

在辻口家的客厅里，辻口启造的妻子夏枝和辻口医院的眼科医生村井靖夫相对而坐，两个人从刚才起就一直没说话。暑气逼人，光是坐着都会汗湿全身。

忽然，村井一言不发地站起身，大步走到门边，握住了门把手。把手发出咔嚓一声。在长长的岑寂中，那声音在夏枝听来格外响亮。

夏枝不觉抬起眼，长睫毛往她湿润的眸子投下暗影。挺直的鼻梁透着优雅。藏青色的和服单衣分明地衬托出白皙的脸孔，那是雪国女子特有的细腻的白。

从刚才起，他就一直没开口……

夏枝想着，抬头望向背对自己而站、穿着白西装的村井修长的身影，随即露出微笑。一笑之下，她端庄而匀称的嘴唇出乎意料地性感。那并不仅仅因为她二十六岁的青春。

夏枝察觉到村井从刚才起就有话想说，于是露出等他开口的表情。她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，同时忽然想起正在旅行的丈夫启造那双带点神经质却温柔的眼睛。

那是在今年二月。夏枝倒炉灰的时候，炉灰进了眼睛，她便去村井那儿看病。从那时起，村井的心就离不开夏枝了。

当然，在那之前，村井并非不认识身为院长夫人的夏枝。但夏枝有着不可冒犯的美貌，令他不敢正视，甚至不敢对她抱有兴趣，而现在却成了他的患者。当取出扎在夏枝角膜上的细小煤灰，帮她戴上眼罩，他感觉到从未有过的不可思议的喜悦。

“凶手就是这个。”村井给夏枝看镊子尖端的小煤灰。

“看不到。太小了。”夏枝一只手撑在手术台上，略微偏着头，微笑起来。

“这样就能看见了吧。”

村井让镊子蹭过白色的卫生纸，把煤灰移过去。观看煤灰的两个人脸颊近得几乎碰在一起。

“哎，这么小啊？因为太疼了，我还以为是多大的灰呢。”

夏枝戴着眼罩，变成一只眼，无法分清远近。她以这样的视线牢牢地盯着煤灰。两个人靠近的时间稍稍有点长。

那之后有半个月，夏枝常去医院。尽管她的眼睛已经彻底好了，没有治疗的必要，村井还是不加解释地为她洗眼。

“已经好了吧？”一天，夏枝问。于是村井露出仿佛在哀求的眼神。

“得在暗室重新好好检查一次……”他的声音有些嘶哑。

暗室逼仄。面对面坐在椅子上的两个人膝盖碰在了一起。没有检查的必要，可村井还是花了很长时间为夏枝检查。

检查结束后，村井深深地凝视着夏枝。看到他严肃的眼神，夏枝退缩了，同时又有种莫名的愉悦，那情绪强有力地涌进了心口。但她的表情仍纹丝不动。

“非常感谢。”

夏枝站起身时，村井抓住了她的手。

“请不要走。”

她感到他孩子气的说法很可爱，腼腆地垂下眼帘，悄然挣脱他的手，离开暗室。

那之后，村井开始不时拜访辻口家。但他不太和年幼的阿彻还有琉璃子说话。

“村井先生，您好像讨厌孩子。”夏枝有一次对村井说。那时，启造恰好因为什么事不在场。

“我并不是讨厌孩子……”村井带点讥讽地撇撇嘴，一脸的冷漠，“可我讨厌夫人的孩子。不，应该说，甚至想诅咒他们。”

“哎呀！什么诅咒……竟然说这种话……”

“我不想让您生什么孩子。”

村井这份爱慕之情竟如此强烈，夏枝感动了。

如今，望着村井站在门前的背影，夏枝想起他一个月前说的这番话。

庆典的五响焰火再度遥遥响起。村井转过脸，手仍搁在门把手上。他宽阔的额头沾满了汗水，稍嫌单薄的嘴唇微微颤动，像要说什么。夏枝等待着村井的话语。而这种等待对身为入妇的她来说意味着什么，此刻她不愿去考虑。

“为什么……要劝我结婚？”

长久的沉默被村井掷过来的激烈话语打破了，夏枝感到轻微的眩晕，往旁边的立式钢琴一靠。

“夫人！”村井走近倚在钢琴上的夏枝。她迅速从椅子上起身，向后退去。

“夫人，您是个残酷的人。”村井像要堵在面前似的逼近她。

“残酷？”

“没错。残酷。您刚才在给我介绍对象，不是吗？我总以为您是

清楚的，肯定很久以前就十分清楚我的心意。尽管如此，您却……”村井看向桌上的照片。夏枝推荐的女子倚在相思树上，一张无邪的笑脸，仿佛能听见她的笑声。

他的视线回到夏枝身上。对男人来说，他的黑眸漂亮得有些过头。那双眼睛有时会虚无地阴沉下来。夏枝感到自己就是被那双眸子里的阴翳吸引。

现在，村井用有些气馁的阴沉眼神注视着夏枝。她连忙垂下眼帘，察觉内心深处的自己想倒在眼前这个村井怀里。她知道这样露骨地争吵的日子迟早会到来。今天提出相亲的事，或许并不是为了劝村井结婚，而是想明确地知道他对自己关心到什么程度。

夏枝把柔软美丽的双手合拢，祈祷似的放在胸前。她的动作显得相当娇媚。

“夏枝。”村井挡在背靠白石灰墙的夏枝眼前，手放在她的肩头。那双手的暖意透过和服单衣传到她身上。

“不可以。我要生气了……”

村井的脸朝夏枝倾覆下来。

“村井先生，请别忘记，我是过口的妻子。”夏枝脸色惨白。

“如果可以忘掉这一点……我真想忘掉！正因为忘不掉，我才痛苦至今，不是吗？”

村井激烈地摇撼着夏枝的肩膀。就在这时，走廊响起了脚步声，门开了。粉色衣服上罩着白围兜的琉璃子迈着小步走了进来。村井慌忙退到两三步之外的位置。

“妈妈，怎么啦？”三岁的琉璃子似乎也感到两个大人的样子不同寻常，她眼睛睁得大大的，瞪着村井。

“要是你欺负妈妈，我就告诉爸爸！”琉璃子说着，张开双臂跑到夏枝身旁，仿佛要保护妈妈。两个大人不由得对望了一眼。

“才不是，琉璃子。妈妈呀，和医生有很重要的话要说。乖，到外面去玩。”夏枝弯下腰，握住琉璃子的手，轻轻晃了晃。



“不要。琉璃子讨厌村井医生！”琉璃子笔直地仰望村井。那是孩子毫无顾忌的凝视。村井不觉红了脸，看向夏枝。

“琉璃子！不可说这样的话。妈妈刚才告诉你了，村井医生和妈妈有重要的话要讲。乖，到良子家去玩。”

夏枝的脸比村井的红得更厉害。她摸了摸琉璃子的头，想，如果要拒绝村井的爱，这会儿就该把女儿抱到腿上。可她没能做到。

“我讨厌医生！也讨厌妈妈！谁都不和琉璃子玩！”

琉璃子刷地转过身，跑出客厅。围兜的蝴蝶结在背后惹人怜爱地晃动。夏枝差点就把她叫住了。但这个想法没有战胜和村井单独相处片刻的念头。

可爱的脚步声奔过走廊，在后门消失了，仿佛在心头留了点什么。

“抱歉，琉璃子说了失礼的话……”

琉璃子的出现拉近了两个人的距离。

“不，小孩子可真诚实，而且敏感得可怕。”村井点了支烟，站着说道。

“您原先可是讨厌我家的孩子呢。”

“和所谓的讨厌有点不一样。阿彻也好，琉璃子也好，都有点这样的神经质，还有那略微浮肿的眼睛，不都和院长一模一样吗？我其实是无法忍受他们是院长和您的孩子这个事实。有时候看到他们甚至都觉得难受。”村井把香烟扔进烟灰缸，双手深深地插在裤兜里，热切地注视着夏枝。两个人的视线纠缠在一起。

夏枝先移开视线。她在钢琴前悄然坐下，打开琴盖。也不是要弹奏什么，她把双手轻轻放在琴键上，说：“您能回去吗？”

声音有些颤抖。她感到，丈夫、女佣次子还有琉璃子都不在这个家里，将会发生什么。而自己体内有种情绪在期待着那个什么。她害怕这样的自己。

听到她的话，村井半边脸颊上浮起微笑，他站到夏枝背后，按

住她搁在琴键上的白皙双手，呼唤她的名字。钢琴大声奏响。夏枝不由得回过头，村井的嘴唇触碰到她的脸颊。

“不行。”

但她的话和内心所想正相反。村井默默抱住她的肩。

“不行。”

夏枝避开村井的嘴唇，下巴深深地埋进领口。唯有嘴唇，如果不避开，她对之后的自己没有信心。

“不行。”

夏枝第三次拒绝了村井试图托起她脸颊的动作，于是村井弯下腰，想用嘴唇触碰她的脸。她固执地拧过身子避开。村井的嘴唇只蹭过她的面颊。

“明白了。您就这么讨厌我吗？”因为夏枝的拒绝，村井感受到了窘，他飞快地打开门，走到玄关那儿去了。

夏枝茫然地站起身。

我不是讨厌你……

拒绝是媚态，是游戏。刚才夏枝已在不知不觉间期待着接下来的事。二十八岁的村井却不懂得这一点。

夏枝没有出去送村井。她害怕自己会拉住他。她把手轻轻放在村井的嘴唇触碰过的脸颊上，觉得那个部位珍贵如宝石，有种仿佛勒紧胸口的甜美感觉。结婚六年，第一次被丈夫之外的男人亲了脸颊，这让夏枝亢奋。

夏枝再次在钢琴跟前坐下。白皙的手指飞舞过键盘。肖邦的幻想即兴曲。感情越来越激昂，长长的睫毛合拢在一起，她如痴如醉地不断弹奏。

但夏枝无从得知，就在这个时候，年幼的琉璃子身上发生了什么。

琴弦忽然发出锐利的声响断开来。有种不祥的感觉。就在她吃惊的瞬间——

“弹到琴弦都断掉，还真是相当投入啊。”不知何时，丈夫启造站在了身后，带着一如往常的温柔笑脸。

“呀！是今天吗？”

夏枝惊慌失措，启造原本定在明天回家。她刷地一下红了脸，站起身，那模样分外妩媚。启造还以为她这副样子是为自己忽然回家而高兴。

“不声不响地站着，真是的！”

夏枝用白皙丰盈的胳膊钩住启造的脖子，把脸埋在他的胸前。她不想让丈夫看到自己现在还因为想着村井靖夫而泛红的脸。

启造忽然在夏枝身上感觉到某种不同以往的东西。迄今为止，夏枝不曾主动搂过他的脖子。

“好热。”他嘴里这样说着，但仍用胳膊环住夏枝的背。

启造颇具学者风度。他虽然神经质，却少有带刺的时候，是个沉静温柔、足以信赖的丈夫。

夏枝将脸埋在丈夫胸前，心情渐渐平复下来。刚才那阵如同奇异波涛般涌向村井的情感，如今显得不可思议，简直像是假的。

果然还是迁口最好。夏枝想。她爱着启造。无论是作为医生，还是作为丈夫，启造都值得尊敬。她没有任何不满。

既然这样，为什么和村井两个人待着，会那样开心呢？夏枝对此感到不可思议。即便这一刻觉得丈夫最好，但如果再次见到村井，自己又会如何？她没有自信，觉得血液里流淌着无法控制的情绪。

要是你欺负妈妈，我就告诉爸爸！

忽然，夏枝想起琉璃子刚才的话，打了个寒战。

“你累了吧？”夏枝心里盼着琉璃子尽量晚些回来，抬头看向丈夫。

“嗯。”启造温柔地抚摸着夏枝的头，就像在摸孩子的脑袋。茂密的头发没有烫过，散发出好闻的味道。他把下巴搁在夏枝的头发上，不经意地看向茶几，眸子顿时锐利地一闪：茶几上有咖啡杯和

烟灰缸。他用目光数着烟灰缸里的烟头，一共八个。

他冷冰冰地放开妻子。夏枝一惊。

“琉璃子呢？阿彻和次子都不在吗？”

启造严肃的视线又投向茶几。他的表情让夏枝没法说出村井的来访。

“阿彻让次子带去看电影了。琉璃子没有在那边玩吗？”

“我没瞧见。”启造现出探询的眼神：甚至把年幼的琉璃子赶到外面去，你在这间没有旁人的屋子里，究竟和这些烟头的主人做了什么？

启造想让夏枝主动说出来访者是谁。他单手拂过键盘，手指重复按着同样的琴键。

“Do-Mi-So, Do-Mi-So, Do-Mi-So……”

真受不了。面对忽然变得不痛快的丈夫，夏枝越来越难以开口说出村井的来访。

“Do-Mi-So, Do-Mi-So, Do-Mi-So……”

“梆——”的一声巨响，启造关上钢琴的盖子。夏枝恰好在撤走烟灰缸和咖啡杯。一瞬间，两人目光相接，视线仿佛咔嚓作响。夏枝先移开视线，出了房间。启造望着她走出门去，对半句都不提来客的妻子耿耿于怀。

“来过客人吗？是村井，还是高木？”

启造已经无法这样轻巧地发问。

说到他不在家的时候会来访的男客，应该只有这两个人。

高木全名高木雄二郎，是妇产科医生，在札幌的综合医院工作。他和启造自学生时代就是好友。夏枝的父亲津川教授被称作“内科之神”，是两人学生时代的恩师。高木求学时曾恳求这位父亲允许他娶夏枝。

“夏枝的结婚对象，我自有打算。”

被拒绝的高木怒吼：“那人是谁？过口吗？如果是那家伙，我就

放弃。可如果是别人，我绝不放弃！”这件事，启造从夏枝和高木本人那里都听说过。

高木五官硕大，豪放磊落。他有时会从札幌冷不丁地跑来，一见到启造就说：“我待会儿去追求你那位 Schön Frau<sup>①</sup>怎么样？”他是个会开这种玩笑的单身男人。

如果来的是高木，倒没什么。高木性格干脆，好像早就忘了夏枝。不知吹的哪阵风，他兼职做起了婴儿院<sup>②</sup>的特聘医生。

“即便不结婚，单说孩子的事，我有的。”他声称，似乎过得挺快活。

我和高木今天刚在札幌见过。那么访客难道是村井？难道她做了什么亏心事，所以没法干脆地说是村井来过？启造感到不安。他的表情阴沉下来，看向窗外的北美乔松林。

嗯……或许是辰子。她也吸烟。

藤尾辰子是资本家的独生女，和夏枝同样二十六岁。她是夏枝从女校时代起的朋友，在当日本舞老师。可她不会去客厅。

启造正一个人焦躁地左思右想，后门传来女佣次子和年幼的阿彻的声音。阿彻说了句什么，接着听到他澄澈的笑声。看电影回来了吗？启造想着，离开客厅走向起居室。夏枝和次子似乎在厨房，阿彻趴在起居室的沙发上。

“爸爸，你回来啦？对了，我想当美国兵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今天的来客一定是村井，启造这样想着，在儿子身旁坐下。

“嗯，美国兵非常勇敢。机关枪嗒嗒嗒一扫，敌人就一个接一个倒下了。”

“哦，你看了战争电影？”启造露出厌恶的神色。

---

①德语“漂亮太太”之意。当时的医院工作者多用德语词汇。

②依据日本儿童福利法，收留并养育因父母或家庭原因无人照料的婴儿的机构。养育期一般到一周岁前，根据需要也可延至两周岁。

“敌人全都死了。可死是什么？死掉之后，什么时候能再动？”

“死掉就再也不能动了。”

“如果爸爸给打针，会动吗？”

“不，不管打多少针也不会动。死了就再也不会吃饭，不会说话了。”

“哦，死真讨厌。不过敌人死掉也就算了。可敌人是什么呢，爸爸？”

“敌人啊……很难解释。”

战争期间，启造曾作为军医去天津待了三个月，后来得了胸膜炎，很快被遣送回国。他在兵站医院的军医生活那么短暂，没有战争的真实感。风景和女子的装扮都让启造感受到异国情调，可就在这片天空下，某处正发生惨烈的战争，这甚至让他觉得不可思议。

他回到旭川之后，也只是来过一两趟舰载机，就迎来了战争的结束。对从学生时代起就有反战思想的启造来说，无论是对哪一个国家，他都没有敌人的概念。即便儿子问敌人是什么，他也难以作答。

“对了。所谓敌人，就是最需要好好相处的对象。”

启造为自己的话苦笑：五岁的阿彻不会懂。

“琉璃子是敌人吗？”

阿彻常被教育说，兄妹要和睦相处。

“不，琉璃子是你的妹妹。所谓的敌人啊，是讨厌的人，是坏心眼的会欺负别人的人。”

“噢，就是四郎嘛。四郎是敌人吧？”阿彻说出附近一个孩子的名字。

“不好解释啊，真难。四郎是朋友，不是敌人。”启造笑了，“总之，是关系很差的人。”

“为什么得和关系很差的人好好相处？”阿彻可爱地皱起眉头，一脸沉思状。

“从前啊，有个名叫耶稣的伟大的人。他教导说，要和敌人好好

相处。”

启造记起一句话来，“要爱你的敌人”。在学生时代，夏枝的父亲津川教授曾说过：“你们老说德语难啦，诊断怎么怎么啦。要我说什么最难，这世上没有比耶稣那句‘要爱你的敌人’更难的事了。大部分事情只要努力就能做到，然而爱自己的敌人，光靠努力是没法做到的。光靠努力的话……”

夏枝的父亲是被誉为“内科之神”的学者，也是一位品格相当高尚的人物。他带着极为悲伤的神色说的这番话给启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在当时还是学生的启造看来，这位教授没有办不到的事。讲课时，津川教授因为某件事说起这些，让启造感到不可思议：这么完美的人也有敌人，也有烦恼吗？

“总觉得搞不懂。”被教诲要和敌人好好相处的阿彻满脸不得要领，起身去了厨房，像是饿了。接着传来他撒娇的声音：“妈妈，给我点吃的。”

启造思索着“敌人”这个词，冷不防想起村井靖夫那双漂亮得几乎让人忌妒的眸子。一种近似杀意的情感毫无预期地涌上心口。

“所谓敌人，就是最需要好好相处的对象。”

想起刚才对阿彻说的话，启造不禁觉得自己很可笑。迄今为止，一本正经的启造和那个仿佛自暴自弃、对任何事都抱着虚无态度的村井总有些不相契。因此，村井让他不由自主地感到介怀。

如果今天他趁我不在家的时候和夏枝有过什么……夏枝为什么忽然抱紧我？她以前从来没这样过……

总是静静地弹钢琴的夏枝，为什么弹得那么激烈，甚至把琴弦都弄断了？为什么夏枝对来过客人的事一声不吭？因为发生过什么！如果那个人是村井的话！

绝对不能原谅，启造想。不可能宽容威胁自己生活的人。我该告诉阿彻，敌人不是应该爱的对象，而是应该与之战斗的对象。

这样想着，他走上二楼的书房。

## 诱拐

“琉璃子今天回得好晚啊，太太。”正在用筛网滤土豆泥的次子停下手。

“真的哦，比平时晚了一些呢。阿次，你弄完那个去接她吧。反正准是又在良子那儿。”夏枝并没有忘记琉璃子的事。

“我要告诉爸爸。”

琉璃子当时竭尽全力对村井表现出稚气的反感。夏枝一直希望她能早些回家。

不知怎的，去接琉璃子的次子一直没回来。夏枝一看钟，快五点半了。但七月的五点半离黄昏还早。

“怎么回事啊？”

她把做好的蛋黄酱放进橱柜时，次子回来了。

“太太，琉璃子回来了吗？”

“还没有。她不在良子那儿？”

“嗯，说是她今天两点左右就回家了，没再去。”

“两点左右？”夏枝的脸色霎时变得惨白。要说两点，不就是琉璃子来到客厅的时间吗？从那会儿到现在，三岁的琉璃子去了什么地方呢？

“我讨厌医生！也讨厌妈妈！谁都不和琉璃子玩！”

此刻，琉璃子这番话异样地哽在心头。

传来轻轻脚步声。夏枝松了口气。然而进来的不是琉璃子，



是脸颊通红的良子。

“这是琉璃子落下的。”

良子递来夏枝做的半米长的抱偶。看见这个，夏枝不由得心惊肉跳。她接过抱偶，急匆匆地奔向屋外。只见赤皮榆篱笆旁，刚才和次子一块儿去找琉璃子的阿彻呆呆地站着。

“我饿了。哪儿都找不到琉璃子。”

“那让次子姐给你弄点吃的吧。”夏枝朝良子家的方向跑去。

“哎呀，还没找到？”良子当小学老师的妈妈在围裙上擦着手，走了出来，“实验林找过了吗？”

“没，还没。那孩子很少一个人去树林里。”

“可实验林是孩子们的游乐场呢。”良子的妈妈踩上木屐，率先朝林子跑去。

夏枝想着该告诉丈夫，但一想，琉璃子又没有失踪。她还是想尽量瞒着丈夫去找，于是从自家赤皮榆篱笆的一侧跑过去，进了实验林。

一眼望去，林中静悄悄的，既没有孩子的声音，也没有他们的身影。

这片实验林是旭川林业局管辖的国有森林，也是北海道最古老的以外国针叶树为主的人工林，总面积达十八点四二公顷。树种有北美短叶松、欧洲云杉、欧洲赤松等，多达十五六种。林中建有管理员陈旧的房子，还有红屋顶的谷仓和牛舍。

迁口家的院子和林地入口处高大的北美乔松林相连。建筑构造坚固，由一栋红色铁皮屋顶的两层洋房和一栋蓝色铁皮屋顶的平房组成。四周围绕着美丽的赤皮榆篱笆，上面开着一处矮门。

进入实验林大约三百米，就来到了石狩河的支流美瑛河的河畔。美瑛河清澈的水流就像冰块融化而成，河对面是一到冬天就成为滑雪场的伊泽山。在遥远的东方，与大雪山相连的十胜岳峰峦连绵，鲜明美丽。